



# 豐子愷的佛教思想

蔡惠明

豐子愷（一八九八——一九七五）是我國漫畫的創始人，當代的文學家、翻譯家與藝術家。

豐子愷是弘一大師（李叔同）的學生。他敬仰大師的道德、學問、品質與愛國精神。在思想上、藝術上和信仰上受其影響很深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，豐子愷三十周歲生日那天，他在立達學園樓下鋼琴旁一張桌子上擺設果品香燭，請弘一大師授了皈依儀式，並取法名「嬰行」。從此，他正式成爲佛教徒，自號「子愷居士」。

在「我與弘一法師」一文中，豐子愷寫道：

「我以爲人的生活，可分作三層：一是物質生活，二是精神生活，三是靈魂生活。物質生活衣食，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，靈魂生活就是宗教。『人生』就是這樣的一個三層樓。懶得（或無力）走扶梯的就住在第一層，即把物質生活弄得很好，錦衣玉食，尊榮富貴，孝子賢孫，這樣就滿足了。這也是一種人生觀，抱這樣人生觀的人，在世間佔大多數。其次，高興（或有力走樓梯的，就爬上二層樓去玩，或者久居在裏頭，這就是專心學術文藝的人。他們把全力貢獻於學問的研究，把全心寄託於文藝創作和欣賞。這樣的人，在世間也很多，即所謂『知識份子』、『學者』、『藝術家』。還有一種人，『人生慾』很強，脚力很大，對二層樓還不足，就再走樓梯，爬上三層樓去，這就是宗教徒了。他們做人很認真，滿足了『物質慾』還不夠，必須探求人生的究竟。他們以爲財產子孫都是身外之物，學術文藝都是暫時的美景，連自己的身體都是虛幻的存在。他們不肯做本能的奴隸

，必須追究靈魂的來源，宇宙的根本，這才能滿足他們的『人生慾』，這就是宗教徒。……」

至於佛教，豐子愷在「爲青年說弘一法師」一文中敘述了自己的觀點，他說：

「一般所謂佛教，千百年來早已歪曲而失却真正佛教之本意。一般佛寺裏的和尚，其實是另一種奇怪的人，與真正佛教毫無關係。因此世人對佛教的誤解，越弄越深。和尚大都以念經念佛做道場爲生。居士大都想拿佞佛來換得世間名利恭敬，甚或來生福報。還有一班戀愛失敗，經濟破產，作惡犯罪的人，走投無路，遁入空門，以佛門爲避難所。於是乎，未曾認明佛教真相的人，就排斥佛教，指爲消極、迷信，而非打倒不可。歪曲的佛教，應該打倒；但真正的佛教，崇高偉大，勝於一切。」他接着解釋說：

「讀者祇要窮究自身意義。便可相信這話。譬如：爲什麼入學校？爲了欲得教養。爲什麼欲得教養？爲了要做事業。爲什麼要做事業？爲了滿足你的人生慾望。再問下去：爲什麼要滿足你的人生慾望？你想了一想，一時找不到根據，而難於答覆。你再想一想，就會感到疑惑與虛空。你三想的時候，也許會感到苦悶與悲哀。這時候你就要請教『哲學』，和他的老兄『宗教』。這時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於一切！」

豐子愷的佛教思想在他的文學作品與護生畫中也有反映。如在「漸」、「大帳簿」、「兩個『？』」等幾篇隨筆中，他寫道：

「鄰家孩子忽然從老屋的壁縫間塞進一根鷄毛來，使慈玉嚇了一跳。既然自己的房子隔壁還有人家，自己的鎮鄰近還有城鎮，還有大海，還有外國。那麼，『空間到什麼地方為止呢？』染坊店的帳簿以『千字文』的『天地玄黃』為次序，編成『天字元集』……，而『天』字以前和『焉哉乎也』的『也』以後一定還有年代。那麼，時間從何時開始，何時了結呢？這兩個『？』從小就產生在慈玉的腦海中。……將來我年紀大起來，總有一天能知道這究竟，能解除這疑惑與悲哀。」

豐子愷看穿了大自然的神秘法則：「漸」。認為：「陰陽潛移，春秋代序，以及物類的哀榮生殺，無不暗合於這個法則。」

這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到佛教對豐子愷的影響。他在「漸」的篇末直截了當地歌頌「佛家能納須彌於芥子。」並引用了白居易的詩句：「蝸牛角上爭何事？石火光中寄此身。」以及英國詩人布萊克詩「一粒沙裏見世界，一朵花裏見天國，手掌裏盛住無限，一剎那便是永劫。」作為文章的結語。

在「秋」這篇隨筆中，他又寫道：「心境中所起最大的變化，便是對於『死』的體感，……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，我覺得生榮不足道，而寧願歡喜讚歎死滅。……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生與脫出而已。」說明了他的信和願。

在行的方面，豐子愷於「素食以後」一文中宣告：「三十歲上，羨慕佛教徒的生活，便連一切葷都不吃，並且戒酒。」後來在晚年「十年浩劫」中，雖被迫以酒消愁，但始終堅持素食，沒有放棄過佛教的信仰。

豐子愷畫「護生畫」四百五十幅，共六集。內容除以戒殺、護生、善行為三大題材外，並廣泛涉及到人間因果報應、剷暴除惡、互助互愛、安居同樂等各方面。這是近代佛家的藝術的傑作，他在「護生畫集」第四集後記中寫道：

「此中所刊，絕大部份取材於古籍記載，其中雖有若干則近似玄秘，然古來人類愛護生靈之心歷歷可見，請勿拘泥其事實可也。」一九三八年春，豐子愷到漢口，有人告訴他說：

「曹聚仁說你的『護生畫』可以燒毀了。」他大不以為然，

說：「護生畫集之旨，是勸人愛惜生命，戒除殘殺，由此而養成仁愛，鼓吹和平。惜生是手段，養生是目的。故序文中說『護生』就是『護心』。頑童一腳踏死數百螞蟻，我勸他不要，是因為這一點殘忍心擴而充之，將來會變成侵略者，用飛機載了重磅炸彈去虐殺無辜的平民，故讀『護生畫集』須體會其『理』，不可執著其『事』。說者大約以為我們現在抗戰，正要鼓勵殺敵；倘主張護生，就變成不抵抗，所以說該書可以燒毀。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及抗戰之意的緣故。我們不是侵略戰，是『抗戰』，為人道而抗戰，為正義而抗戰，為和平而抗戰，我們是以殺止殺，以仁克暴。」（見豐子愷「勞者自歌」中「則勿毀之已」一文）。他的這一主張，是符合佛教教義的。也因為有了此一正確見解，使他在最艱難的歲月中堅持作護生畫，總於提前完成最後的一百幅，實踐了自己的諾言。

豐子愷在信佛後，還表現出他的清高自守，不事權貴，不入仕林的崇高品質。有人稱讚他「身在帝城裏，不識五侯門」，事實上確也做到這一點。一九三六年，豐子愷已負盛譽，當時崇德縣縣長毛臬坤慕名登門訪候，事先送去通知，以為必受熱情接待，豈知去時竟見「緣緣堂」前貼了一張「子愷有病，敬謝訪客」的條子，毛臬坤空坐許久，只好快快而歸。這種不附權勢的作風在當時政治社會生活中是難能可貴的。

一九七一年，豐子愷在浩劫中沒有懈怠，悄悄地翻譯了日本湯次了榮所著的「大乘起信論新釋」，自署為「中國一佛教徒無名氏譯」。他在跋文中介紹，自己當年之所以信佛教，與讀了此書而受感動有很大關係，為此將這法寶翻譯流通。此書與「護生畫集」一起，後來也由廣洽老法師集資在新加坡出版。

據「豐子愷傳」載：「一代藝術家豐子愷因患右葉尖肺癌，醫治無效，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十二時另八分與世長辭。念他的一生『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』臨終之時，並無痛苦，自我感覺良好，面部表情安詳。」可見豐子愷是得到佛法實踐的益處，並且實現了他的願望，我覺得生榮不足道，而寧願歡喜讚歎死滅。……我但求此生平安的度與脫出而已。」